

接近精神的高地

□ 张子影

我在当天傍晚来到失事点。

现场还在处理，四周拉着警戒线，烟尘尚在，透过无数沉痛奔跑的腿脚，我看到一大片触目惊心的焦土，中间还有个黑色的大坑，像一只孤独忧伤巨眼，注视着天空。那一天的夕阳极好，巨大的金色的光芒，红得像要滴血，脚下的大片黑色带着烧焦的味道。一些声音穿过，呜咽如泣，残骸、碎片四散，有些深深地陷入焦土中，与泥土、石块和熔化的金属碎片凝固在一起。那一刻我还是不能相信，那位四个月前被我称为“三级跳”的试飞员已经不在了一——彼时他三步两步跃上十数级台阶，站在我面前，灿烂地笑着说：作家姐姐，你也采采我呀！我翻翻采访提纲说：没有你啊！

因为保密性的要求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的采访提纲都需要提前审查，通常人员名单及内容都由所在单位提供。但那天我们还是聊了聊工作之外的事情，我们好象一对老朋友一样交谈，他给我讲他的成长故事，他在家乡的父母亲，给我看他放在钱包里的年轻妻子美丽的照片——是真正的纸版照片，不是手机里的图像。那是晚饭后的黄昏，我们一起走在营院的小路上，经过他们的训练场，有一个小沙坑。他突然说，我以前想当运动员的，在学校的时候跳远三级跳全校第一，不过这个沙坑太小了。好像是为了证明这句话，他立刻跑到沙坑尽头，简单助跑，起跳，双足轮流在地上轻轻一点，整个人跃起，真的一下就跳到了沙坑的外头。那一天的夕阳极好，有巨大的金色的光芒，他整个人从头到脚红润明亮。因为按规定他的名字不能公开，所以从那天起，我给漂亮生动的他起了个外号叫“三级跳”。他欣然接受了。

如今，他灿烂的笑容连同他年轻矫健的身姿再也不会在我面前出现。他就消失在这片焦土中。数月后，当我再一次来到那块田间时，焦土犹在，大坑的中间却奇异地长出一大丛碧草，碧绿碧绿，高至膝下，风吹过，轻摇漫舞，仿佛随时会起跳弹跳，我在那从浸透了战友血肉的碧草旁跪下，伏下身来，以头触地，放声痛哭。

那天回来后，我把他的名字和关于他的故事补充记录在我的采访本上。像这样的采访本，我有四大本。《试飞英雄》写作时间不到三年，但是我跟踪我的主人公们，前后长达16年。

在许多人的眼里，战争已经远矣，刀光剑影及硝烟呐喊，不过是一段段渐渐逝去的往事，如黑白的底

片，有显影，但已褪色。和平日久，今天的军事题材作品，除了追忆与怀念，除了回顾与总结，如何完成对那久已远去的英雄情怀的召回与唤起？那些铁血忠诚与无私奉献是否远离？那些倾情追索与彻底牺牲是否仍续？

我的《试飞英雄》希望给出一些回答。

任何一种航空器从设计到成熟都离开不开试飞。

试飞员队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，他们工作性质特殊，任务艰巨却行踪神秘，出生入死却鲜为人知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的采访记录工作被



(本版图片来自网络)

限制进行或者无疾而终。而他们中的许多人，从投身这个职业直到退休离开，一直默默无闻，还有一些人，已经永远地离我们而去。

航空的功能，不仅仅是实现了飞翔的梦想，更使人类这个之前总是紧贴地面垂首行走的种群抬起头来，将思想的目光连渴望的追逐一同放射到了无边无际的天空，由此无限延展了人类文化文明与科技文明的外延，在带来技术的映象与参照、经济的交流与融合的同时，也蕴含着政治的抗衡与角力和国防军事的相持与较量。对于风云频仍的地球人来说，和平从来就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口号，它需要无数阵列的大国利器作为丰富内涵和强大背景。

中国空军试飞员承担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90%以上的试飞任务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试飞员的高度，界定着一个国家国防工业乃至国家航空工业的高度，中国空军试飞员的高度，是中国军人的高度，也是中国居于世界的高度。

蓝天探险的试飞是世界公认的极富冒险性的职业，飞行是勇敢者的事

业。一种新型战机的飞天之路，就是一条试飞“血路”。万米高空，万千风云，生死攸关，只在弹指，机会稍纵即逝，每一毫秒都是直达终极的考验，考量一个人的水平、智慧、品质，更考量意志、操守和忠诚。是与非，舍与取，只在瞬间的抉择。因着这种特别又特殊的职业的特点和要求，试飞员被称为“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”。

第一次约定的采访他就迟到了。明明看见他的飞机落了地，等了十分钟都还没有见到人。对钟摆一样准时

的试飞员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，部队长满头大汗地跑来告诉我，采访要推迟，因为“他的儿子丢了”。

进入型号工程几年了，因为严格保密的要求，他与家人聚少离多。妻子最后问他的话是：“我还要飞行？”他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把儿子留下”。

妻子哭着走了。

儿子太小，机场附近没有幼儿园，他把小人带到机场，丢在休息室里，可小家伙鬼机灵，腿脚又很利索，每次飞行落地以后，他第一件事就是满世界寻找儿子。

那一天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在草地里大步走着，一手提着头盔，另一只胳膊下扶着儿子。小家伙小脸晒得通红，还在闭着眼睛酣睡，两只手臂和两条小腿，在他的腰下一甩一甩。夕阳跟在他的身后，他扶着孩子大步行走的身影，孤单却倔强。

那时候城市还没有这么膨胀，我住在城市的最西边，只有寥寥几户人家，往外一望无际碧绿广阔的农田，试飞部队机场的外跑道笔直穿过这片碧绿。飞机发动机一响，我院子的铁栅栏门就跟着响起来，隔壁人家的大狗立刻收了平时的狗仗人势跑到窝里蜷卧下来，把头埋进盘起的双腿里，看着十分解气。那一年，我的女儿两岁，我每天下班，制服都来不及换就飞奔回家赶，摇篮车里她粉嫩的小脸，啾呀伸向我的胖乎乎的小手，是我眼中全部的世界。

我在机场的跑道边上长大。四十年前，我的父亲曾在上面无数次地起飞降落，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，他的僚机因为机电故障数秒之内在他的机侧坠地，那冲天的大火多少年来一直

刺痛父亲的眼睛。我在一个月前才参加了这位僚机叔叔的婚礼，那个芳香美丽的新娘穿着锦缎的裙子，还特别在我的手心里放下好几粒来自上海的真正的大白兔奶糖。那个大雨之夜，这个女人像一张苍白的纸片倒在我母亲怀里的时候，我却闻到了那浓浓的甜蜜奶糖香。其实父亲的伤痛远甚于此，虽然一脚油门就可以抵达，但父亲最终还是没能与祖父做最后的告别。

20年后，还是这条跑道，我的两位试飞员战友，为了挽救型号飞机放弃逃生，羽化而去。他们留下的两只压瘪的头盔，至今还静静地躺在荣誉室的玻璃柜里。一种型号装备的成功，伴随着一代甚至几代人白发与鲜血的付出。书稿第三次修改完成后，我又去那个机场，俊鸟飞离，英雄远去，跑道上当初触目惊心的黑色焦痕早已荡然无存。但跑道还在，它见证了一代代航空人的成长和牺牲。

不知道从何时起，在机场，或者在基地的某处，我与他们相遇，再匆匆交错，每一次分手道别时，我一定会说：“保重！”

他们会笑笑说，谢谢！

然后我会站在原地，目送他们离开。他们的步子很大，永远健步而行，并且，从不会回头再二度挥手，只留给我潇洒而生动的背影。

没有什么高谈阔论豪言壮语，没有更多撕心裂肺缠绵悱恻，他们的战斗，生活，一直这样继续。年复一年。他们中的许多人，直到离开，离去，依然不为人知。

在长达数年的时光里，我常常翻阅我的采访本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就会有一些年轻或者不再年轻的身影在我面前渐次出现，有的频频再现，更多的是一晃而过，他们行动敏捷身姿矫健，永远健步而行，他们目视天空目视前方的眼神，意味深长。他们献身纾难，舍生取义，是对责任使命的看重，更是对精神信仰的坚守。与其说我是记录试飞队伍的历史，不如说是在感受一代又一代试飞人的心跳。我把一天一天的写作，视作一步一步的努力，共渡他们丰富充沛的情感世界，同仰他们勇敢无畏的信仰图腾，接近他们牺牲与奉献的精神高地。我相信只要初心尚在，这个时代仍然需要胸怀精神勇于担当的大义者。

于是，我以我的文字，连缀起那些金子般闪光的碎片，尽量真实地保留还原这群小人物物的历史片断，有关这些年轻生命的感性内容，那些具体细微的战斗与生活的细节，他们会在我的文字中重生，并且永生。

必定钻进厨房急哄哄地找新熬的米汤暖胃，在女人心疼的唠叨里热热地喝上几口，抹抹嘴角朝女人乐乐，头不晕肠胃舒爽地开工去了。如果遇上秋收合家晚归，来不及另外备菜肴汤羹，就将米汤或者大碗茶汤入饭中，就着酸菜、萝卜干大口快朵颐。草草冲洗，倒头就可听见震天呼噜，清爽的稻香里一觉天亮，连梦也不必做了。

天井山海拔过千米，满山皆绿，溪水潺潺，飞瀑震天，如今村中无人、驿道荒芜，跟随客人走山闯海的席草饭袋陈列进了博物馆，难觅清香。生活节奏飞快的现代，做饭已经无须柴火，先进的电器功能实现了一键操作，开盖即食。方便之余，愈发让人怀念柴火、席草、饭甑那煮煮过程中的期待，单纯得奢侈的仪式感。《随园食单》道：“饭者，百味之本。饭之不甘，在百味之上；知味者，遇好饭不必用菜。”每天三餐离不开、不得不食用的饭，应是美味的极致。一碗颗粒分明、口感香甜、粘度适中，冷热皆好吃的米饭所蕴含的韵味，受自然山水间的纯净滋润，经泥土雨露的栽培供养，被柴火席草不急不徐地烹煮熏煨，经一双双灵巧的客家女子双手盛放到硕大的圆桌上。一勺入口细细嚼来，如有糖拌香甜颊齿，无须名贵菜肴相佐，本身就足够了。

五谷养人，无论酒内菜蔬如何丰足，三日过去肠胃总会记挂米饭，两勺入肚米饭的谷气接通地气，心中踏实起来。从巨大的饭甑里打起雪白的米饭，承担起千年的浓浓滋味；存素心一点，真味只是淡，人行万里乐在一簞席草饭中。

“绿畦香稻粳米饭”，有好饭不讲菜。天上至简，摇曳腰间的席草饭袋，矗立灶膛的巨大饭甑在默默讲述。

在海南文昌的几天里，每天天大早一睁眼，天光大亮的窗外，便出现了这样一幅神仙景：一排高到天上去了的椰子树，手拉着手，在被旭日镀染成金色的涌云之下，婀娜，婆娑，翩翩。它们的脚边，即是被细白沙滩接驳的大海，“哗——啦啦”，碧绿，深蓝，青紫，一往情深。目之所及，一直到达与天边相衔的天际线……

眨眨眼，拍几下脑袋，印证自己是在梦中？画？影视中？真实中？虚幻中？穿越中？理想中？

——这成了我的晨课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神圣。文昌的神圣，就是椰子树。

北京人喜爱国槐，“槐花满地无人扫，半在墙根印紫苔”；南京人迷恋梧桐，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，点点滴滴”；广东人赞美甘蔗，“饱食不须愁内热，大官还有蔗浆寒”；安徽人傲娇迎客松，“俯瞰江山多少代，永迎高客在云峰”；四川汉子和江西老俚们钦敬毛竹，“凛凛冰霜节，修修玉雪身”；而海南人民呢？有一个算一个，人人都满心爱戴和感恩椰子树，有诗为证：“千树椰椰食素封，穹林邀望碧重层。腾空直上龙腰细，映日轻摇凤尾松。山雨来时青霭合，火云张处翠荫浓。醉来笑吸琼浆味，不数仙家五粒松。”

这是因为，古往今来，椰树像母亲一样养育着他们。特别是在那些荒年、歉年，椰树曾拯救了

多少琼人的命！

喏，坐在我身边的一位朋友K，生于1960年，就是被椰树哺育于大灾之年，活下了一条小命。他是我平生接触到的所有人中，对椰树理解得最深的一个。

比如我们这些人这些琼人的外乡人，喜欢或者赞美椰树的，无非以下三条：一景观漂亮，树干像高大威猛的帅哥，树叶是袅袅婷婷的美女，往哪儿一站，都立像是花中牡丹，鸟中凤凰。二果实好吃，椰汁甘甜如饴，甚至干净到可直接做注射用水，椰肉可制成糖果、糕点、蜜饯、调粉以及各种荤菜素菜的配料。三全身是宝，树干可制房屋、家具，椰壳可做成装饰品、工艺品，就连枯死的大凤尾树叶，还可供农民烧火做饭、沤肥、遮荫……

然而K的理解，则是深入到灵魂里面。他滔滔不绝、不厌其烦、再三再四地对前往琼岛的朋友们说：“椰子树啊是仁慈的，你看天下有多少椰树，你看天下椰树结出了多少果实，你看天下有多少老百姓整天在椰树下挂个吊床摇啊晃啊，然而，从来都没有过椰树掉下来砸死人的事！”

“是啊？”我的眼睛睁大了，像是听到了神话。

“椰子树啊是很人性的，对人类特别善，凡在房前屋后离人近的地方，它们就努力长得格外壮硕，果实也又大又甜。”

“真呀？”我立即联想到对人类忠心耿耿的狗儿们，它们的宿命似乎就是为人类而生的，关键时刻甚至不惜为主人牺牲性命。

“椰子树啊还是品德高尚的君子，把浑身上下的所有所有，全都奉献给了世界，甚至死后还把树根刨出来给人用，可它们却从来没索要过什么。就这么长到一百年，一百多年，还拼命地用力结果，还精神抖擞地站在大地上，死而后已，无怨无悔。”

“啊，是啊……”这回大伙一起叫出了声。K会心一笑，从容而优雅地说：“我就是一棵椰子树。”

……

几天下来，吃了椰子饭，椰炖鸡、鸭、猪、牛、羊，喝鲜椰子里面泡胀的水，在椰林中摇吊床……可以说与椰树建起了全新型关系。我认识到，对于海南岛来说，椰子无处不在，也不能不在。就连宾馆里的墙面、柜面、桌子立面，也是一个小小椰壳细细密密编织而成的，其精美程度让我想到近年流行的十字绣。最享受的，是一头钻进椰子密林中，身边全是高大威猛的椰树，平视，一株一株略呈象牙白的树干，电线杆一般，雕塑一般，行为艺术一般，层层叠叠，友好地簇拥着你陪伴着你护卫着你。仰头望，一扇又一扇大凤尾羽似的叶片，一米多长，两米多长，有的伸向天空，似乎在向苍天祈祷，有的逶迤向下，遮护着脚下的小花小草。那一种深绿、碧绿、浅绿、墨绿、浓绿，上下补充，左右镶嵌，构成了一幅幅激情跳荡的南国“林风图”。

闭上双眼，我感觉自己得道成仙了似的，渐渐从地面升起

□ 韩小蕙

椰树就是海南人



来，周围有一大群绿凤凰相伴，它们摇曳，歌吟，飞翔，舞蹈，鸣叫，伴我一直飞到白云中……

从此，无椰不成美景，怎一个空白了得！

然而，我内心的纠结却也越来越加深了——椰子树，你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呢？

若以高大俊朗论，椰树肯定是阳刚的。特别是当台风袭来时，它们在十多级的狂风暴雨中，不畏意，不躲避，不逃走，不变色，只是倔犟地屹站着，咬碎银牙也不肯后退。即使不幸折断了臂膀，也决不低头，还要顽强地生长——我看到有很多株呈“L”造型的椰树，照样英姿勃勃，玉树临风，果实大而多，一点不输其他兄弟！在这样的硬汉面前，娇柔的芭蕉、美人蕉们，可不是红袖添香的小女子么？

可是若论及椰树的低调奉献，牺牲自我以成就别人，持续数千年默默推动着大自然的文明与进步，它们又分明是海南女子呀。据说尤其是文昌县和定安县两地的琼女，就像天地之间的椰子树一样，是每个家庭的顶梁柱。她们犁田开荒，荷锄栽苗，种瓜点豆，扬场收割，洒扫庭除，采买做饭，绣花制衣，上班公务，下育子女，上奉公婆……天天日日手脚不闲闲，一辈子服务于他人。如此代代年年赢下了好名声，岛上男人都想娶文昌女和定安女为妻。

“那海南的男人呢？他们都做什么呀？”

嘿，有歌谣：“皮鞋擦亮，头发抹光光，天天跑街上，泡茶吃酒喝咖啡。”

“不会吧？这话可有点女权主义的意味啦。”

“真的哦，男人下雨了连自家的衣服也不会收，还要跑到地里去喊老婆……”

唉呀呀，果真如此吗？那可就不一点都不椰子了！

拿这个问题去问K，一直无所不知的他，竟然也有点犹豫了。沉吟着，慢吞吞说，他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最后的结论是：“也许椰树是雌雄同体的吧？”

他果然理解椰子树，他的感觉好准啊——回京后查资料，发现确有一说。而且凡雄雌不平衡的椰树，其发育均不正常，植株不结果或产量极低。至于椰树故事里面最神奇的，要属非洲塞舌尔的“海椰树”，其雄树和雌树总是合抱或并排生长，传说满月的夜晚雌性海椰树还会移动到和雌性椰树共度良宵；如果它俩中的一株被砍伐，另一株则会在十天之内殉情而死，所以海椰树又有“爱情树”的美称。

好呀，这分明就是教导我们人类说，男人也有优点，女人也有缺点，故此有优点的女人要允许没有那么多优点的男人有缺点。在此撷来这么一个“绕口令”，其结论当然是：让椰树占尽男人、女人的优点而去掉人类所有的毛病哈！

这下我彻底相信椰树就是海南人了。

◎食话

米饭一簞岁月长

董茂慧



后，女人们围坐在晒谷坪边，修长的席草跳跃在她们的怀间，银色月光如瀑串起稻香和笑语，编成大大小小的饭袋。席草饭袋盛装的米饭渗着独特的草香，更可在酷暑里存放两日不馊变。各家的饭袋很容易识别，席草编得细密紧致的，那是家里有巧手女人；席草花纹稀疏杂乱的，持家女子会被悄悄笑话；青年汉子的饭袋如果缀着席草编成的小花或同心结，必是情投意合的姑娘杰作，缠绵地提醒情郎家中有望穿秋水、盼归的人儿。

为了赶上亲人早起赶路的车，客家的女人们在鸡叫头遍时已经开始忙碌。天井山茂密竹林中渗出的泉水清凉甜静，日照充足的单季稻米浓香蕴甘，米粒在濯洗摩擦中悄然吸收水分的活力和甜度。一把把柴草塞进灶膛，熊熊的红光中香气丝丝缕缕沿着锅盖溢出。竹编的漏勺在米粒开花前将米和汤分开，如果有出门干活或远行的家人，半熟的米饭按人数和饭量分别盛入席草饭袋扎紧，摆放整齐再蒸至席草饭香飘逸。阳光雨露，席草带着土地的芬芳融进米中，饭粒松散，米汁仍在。蒸好的饭袋牢牢地

系在腰间，家的温度和牵挂随着肉暖了心，陪伴着辛劳漫长的旅程。

席草饭袋只用了晨起准备三餐主食中的一小部分米饭，大部分的米饭被盛入巨大的饭甑，架在柴火上蒸熟。饭甑大约高80厘米，用南方山岭随处可见的杉木条箍成，呈上下小桶状，中间用竹篾编织的藤条捆住，底部有条状镂空称为算。饭甑两侧有耳方便端持，木盖被横梁钉紧也充当抓手。客家喜聚族而居，合家大小十数人且农活繁重，勤劳的女人们要在下地干活前一次准备好全家三餐的主食。饭甑架在灶上，灶膛里未燃尽的草木炭灰温着米饭，田间归来只须再添一把火加热，再炒上三四个菜即可，省却了重新洗米下锅的时间。半熟的饭从米汤里滤出再蒸，饭不粘锅更没有锅巴，每一粒米被烹煮得喷香富有嚼头，耐饱且不浪费。

捞去饭粒的米汤浓稠润滑，另外盛打在盆里，可略微加些白糖，是家里老人病弱、未长牙的孩童极好的汤饮，营养又经济。劳作归来饥渴难耐，仰头灌下一满碗，什么琼浆玉液大抵不过如此了！若有醉酒的汉子，醒来